

痴头騃脑

冯渊

从厨房里端菜到堂屋里吃饭,祖孙三代一大家子,我站在锅台后面没有及时捧起菜碗,耽误了大家,母亲就小声骂了我一句,痴头騃脑。

痴头騃脑,吾乡方言,指一个人反应迟钝、举止呆滞。那时我不到十岁,被母亲这样批评,泪水就出来了。后来,我就常常注意自己在人群里的位置,站在某个地方,不要挡了人家的去路,不要给别人造成障碍,带来麻烦。这些琐细的生活常识大约在十岁之前,伴着泪水,刻在记忆里。

那时听父亲说,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是不准停下望呆的,必须随时走动。一个人停下来看街景,后面的人就会拥堵。等我到上海乘地铁上下班,走电梯时,大家都知道三五成群靠在左侧或右侧,让整个电梯保持平衡,又能错落开来,留出一条道,不挡住后面急于赶路的人。

这种文明的养成很不容易。今天我看错了航班时间,觉察到这一点离飞机起飞还有两小时,赶紧打车到浦东机场,所幸一路顺畅。安检之后,有电动步道,我还是脚步匆匆,步道走,我也走。不过,有一群正在聊天的旅客像在家中客厅一样散开站着,

锚定在步道上,完美挡住后面旅客的道路。

难道他们从来看不到别人的需求吗?或者说,在他们眼里,别人的需求跟自己有啥关系?我不停借过,他们才肯让出一点空间来。走过去,忍不住回头看了这些人一眼,衣着光鲜,言笑晏晏。——痴头騃脑。

有些人年高德劭,受人尊重,在酒席上处于尊贵位置,大家都会耐心听他慢条斯理地回忆往事。有一次,是个级别很大的官员,他坐在主位,慢悠悠地说,我来给大家打个谜语吧。大家当然说好呀好呀。于是他用很难懂的方言说:“刘邦笑,刘备哭,打一字。”

这是我上初中时就猜过的谜,当然,我会作出应该有的静默样子,谁都不会说出答案,大家都耐心等他老人家在众人束手无策时揭晓答案然后爆发出响亮的笑声。老人家可开心了,开饭。我想,如果他老伴几十年间无数次听到这个谜语,估计也会在一旁小声说,痴头騃脑,说的啥呀。

在人群里,尊重他人,最基本的准则是不妨碍他人,不给人添堵。年轻人应当尊重长者,尊长

者和年轻位卑者在一起,要让后者感到愉悦、亲切,这里面有很多讲究,我常提醒自己尽量少让人在背后说我痴头騃脑。

痴头騃脑,最初指行为上的笨拙,站在那里像一根桩,见到人都不知道闪躲;也喻指在一定场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完全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或者固执于自己的观念,心胸褊狭,等等。前者因为笨拙,后者因为自大,都是心里只装着庞大的自己,舍不得留一丁点地方给别人存身。这种人从小到痴头騃脑,本质上都是对他人的不尊重,虽然看上去他们也很光鲜,也有学问。

我这样说,自然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因为即使抱着尊重他人的心,有时也未必能做到知行一致。譬如我正在看张定浩的《爱欲与哀矜》,里面提及村上春树的小说,我一直以为村上在日本作家中还算是一个有点尊重女性的人,不料张定浩说:“村上那里,看似对女性无限尊重、其实女性是完全没有精神存在的,她们大多数情况下只作为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前任,用来让男主人公怀念,以此作为最好的借口、拒绝与现任发展更深入的关系;一种是现任、用来安抚男主人公失败的人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留后患。”

哎,尊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行为上的痴头騃脑,训练一下或许可以改变;骨子里的痴头騃脑,一辈子与之搏斗也未必改得掉呢。

绿豆粥

林妍

傍晚时分,斜阳从西窗切进来。蜜色的灶台上,两只搪瓷盆相对而坐。盆内墨绿的海带蜷缩着,像没有地址的旧信封。水中碧色的绿豆,表面浮着一层针尖般的气泡,绿豆似乎也在小口呼吸。排骨是早已焯过水的,浮沫撇得干净,整齐地码在青花盘中晾着。

母亲开始着手处理海带,指尖已被泡得微皱,她捞起软塌塌的海带,刮去表层黏滑的薄膜,再随意切成大小不一的长条。准备工作就绪,母亲先下排骨和姜片,待锅中的水如蟹眼般冒泡,才将海带和绿豆一起倒入,她并不急着盖锅盖,而是先用木勺轻轻搅拌,推一推锅底,以防豆子粘锅。绿豆流淌而下,锅内水汽腾起,白茫茫一片,锅底火舌蓝莹莹的。火正旺,天色渐暗,绿豆混着排骨的清香,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缠绕住整个屋子。

第二天一早,循着香气打开保温的砂锅,黑绿色的汤面漂着一层淡淡透明的油珠,一个一个气泡与露出汤面的排骨海带挤在一起,拿勺子缓缓搅动,沉在底下的绿豆露出来,绿豆已经炖得细软开花。排骨坚硬,绿豆娇俏,海带是二者的盟友,粥味汤味浓郁起来。

在我家,吃绿豆粥是件有学问的事,母亲爱吃切得厚厚的海带,我和弟弟爱吃煮得松软、入口即化的绿豆沙。至于父亲,他一向自嘲是“厨房垃圾桶”“菜品分拣师”。几碗绿豆粥摆上桌,父亲先把海带分给妻子,绿豆分给儿子女儿,他的碗中,堆叠如山的排骨,被零星的绿豆点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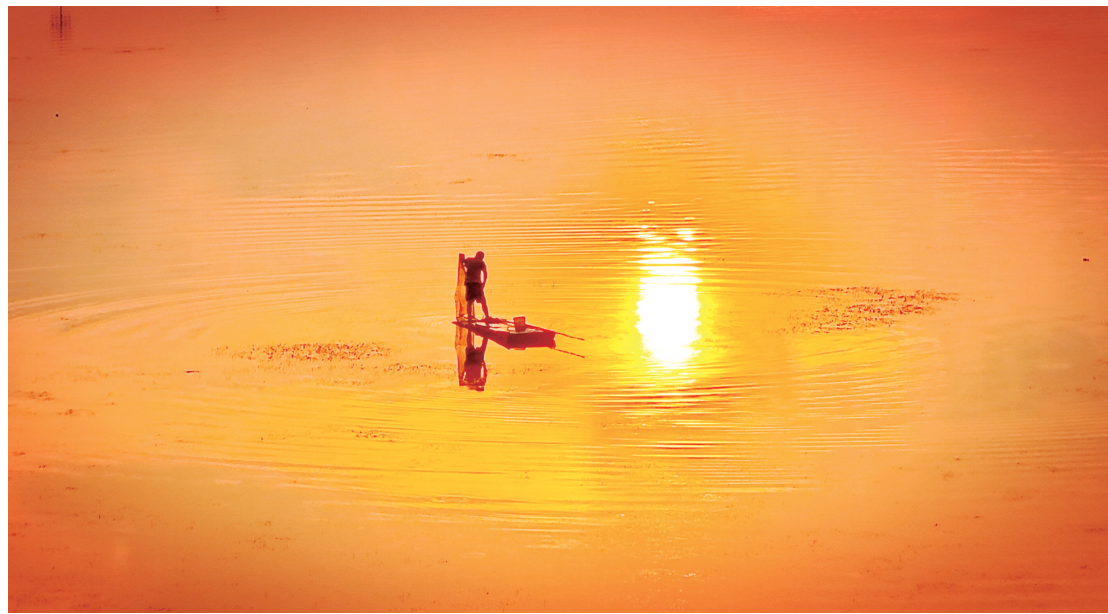
或许出于男孩子的羞涩,又或者是因为某种长大后的轻蔑,弟弟进入青春期后,与父亲的关系逐渐僵硬,饭桌成为父子交流的最后战场。

门外骄阳初起,阳光透过窗棂洒下碎金,点点跳跃。绿豆与排骨自然成为父亲忆苦思甜的媒介,手中的筷子化身金话筒。他夹起一块排骨,像举着一块刚出土的文物,细细端详一番,悠悠开口:“你们爷爷那一辈,别说啃排骨,就连菜根都啃不到,现在的生活真是好……”显然家庭会议已正式开始,面对父亲洪水开闸般的回忆,弟弟起先还“嗯”“嗯”几声,但是很快连这敷衍的回应也省略了。父亲透过排骨似乎看到了逝去的世界,这个世界于他不过咫尺,却与弟弟隔着一堵凿不破的厚墙。绿豆越嚼越硬,氛围也越来越硬,父亲与弟弟各执一端,空气被越拧越紧。

父亲的语速渐慢,那块举了老久的排骨,终于被送进嘴里。排骨有些凉,也有些硬,嚼起来发柴。父亲看着儿子头顶,那根根头发倔强地竖起,低低叹息一声,把准备好的所有说辞连同肉渣,很不情愿地一起吞进肚里。

这时候母亲会采取怀柔策略,轻轻往父亲碗里夹一块海带,墨绿的海带就是心照不宣的停战讯号,父亲夹起海带,冲母亲笑了笑。我必须摆出长姐的架势教训弟弟,“你这么聪明,肯定能听懂啥意思吧”。血脉压制之下,无论答案如何,弟弟都得写一篇八百字的总结。父亲顺坡下驴,说写三百字意思意思就行。可怜的弟弟,终于不再拨弄碗中那可怜的几粒绿豆,苦着的脸逐渐舒展。

夏蝉和云雀依旧在窗外不休止地歌唱,我们碗里的绿豆粥也见了底。谈笑之间,战火灰飞烟灭。我发现瓷白的碗底,有制瓷人用小楷写着一个“福”字,字迹娟秀,看着心生亲切。民间福气,农家福气,大约也寄托在绿豆粥的滋味里。



水中落日 孙祥秋 摄

丝瓜

张晨越

入夏以来,母亲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去她的小菜园找丝瓜。丝瓜像调皮的小孩,常躲在藤叶子底下。

今年春天,二姨来我家,看到后院有不少空地,便选了一个周末来帮妈妈种菜,种了辣椒、西红柿、豇豆、茄子,还有丝瓜。有了这些菜,外婆可忙了,每天下午都要去小菜园浇水、施肥、锄草。看着菜秧慢慢长大,外婆每天都很有精神。

七月中旬,妈妈在丝瓜藤架上找到一根老丝瓜,拿回厨房削了皮,一看还很嫩。晚上,妈妈就做了丝瓜汤给我们喝。我喝第一口就尝出了甜味,便让妈妈给我再盛一碗,放凉了,一口气喝下去。那股甜味,让我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丝瓜藤上天天都有丝瓜,我们吃不掉这么多厚皮丝瓜,妈妈

就送给街上开饭店的毛女阿姨和卖肉的叔叔。起初,他们见丝瓜显老,疑惑道:“怎么会好吃呢?”吃了一次后,都叫妈妈留几个老丝瓜做种,来年也种厚皮丝瓜。

丝瓜汤是我从小就爱吃的菜。奶奶的菜园里有丝瓜和冬瓜,我常常去她的菜园,听知了叫,摸摸带绒毛的冬瓜,还有几个大大的丝瓜挂在橙子树上,像弯弯的月牙。奶奶说:“那几个丝瓜是爬到树上看月亮的,就让它们看吧,正好留几个丝瓜络洗东西。”

奶奶去世很多年了。今年夏天我每次喝到丝瓜汤,都会想起奶奶,还有她的菜园。

